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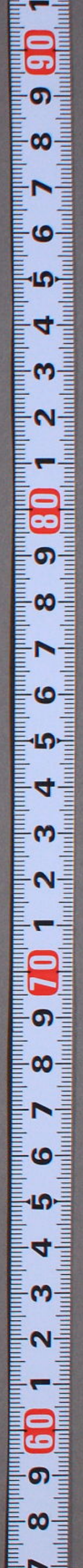


史記

列傳
五十五

不 早	刺 客	蒙 恬	魏 延	淮 陰	韓 彭 張 敖	日 信 張 敖	樊 噲 夏 廣 灌
--------	--------	--------	--------	--------	------------------	------------------	-----------------------

服部文庫
117
1327
12



117
1327
12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史記八十五

呂不韋者陽翟大買人也

索隱曰翟音狄俗又音宅地理志縣名屬潁川往來

販賤賣貴家累千金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其四十二

年以其次子安國君為太子索隱曰名桂安國君有子二十

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姬立以為正夫人號曰華陽夫

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子楚索隱曰即莊襄王也戰國策曰

本名異人後從趙還不韋使以楚服見王后悅子楚母

曰夏姬母愛子楚為秦質子於趙秦數攻趙趙不甚禮

子楚子楚秦諸庶孽孫索隱曰非嫡質於諸侯車乘進

用不饒索隱曰進用宜依小顏讀為賈音才列友進者財也古字假借之也居處困不得

漢曆二任刊

117(1327)(2)

意。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市貨可居。以子楚方財貨也。正義曰：戰國策云：濮陽人呂不韋賈邯鄲，見秦質子異人，謂其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區幾倍，曰：百倍。主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不韋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飽食，今定國立君，澤可遺後世，願往事之。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廓城，故往說之。乃說秦王后，季楊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門下無不居高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而駿馬盈外廄，美女充後庭，玉之春秋高矣。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今有計可以使君富千萬歲，寧於太山，必無危亡之患矣。楊泉曰：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孫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王一日山陵崩，子孫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楚，異人質材也，棄在於趙，無母，引領西望，欲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異人無國，有國王后無子，有子楊泉曰：請入說王后，乃為請於王，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太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

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為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久質諸侯，即大王薨，安國君立為王，則子無幾得與長子及諸子，且暮在前者爭為太子矣。子楚曰：然為之奈何？呂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為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為適嗣。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為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

萬曆二年刊 史記呂不韋列傳第五 二 付高四百四十一

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
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常曰
楚也以夫人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
韋因使其姊說夫人索隱曰戰國策作說秦王后弟陽泉君也曰吾聞之以
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
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為適而子之
索隱曰子謂養之為子也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為王終
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木
即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言尚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
知中男也次不得為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

誠以此時拔以為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
人以為然承太子間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來往
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
得子楚立以為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
刻玉符約以為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
請呂不韋傳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呂不韋取
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
而說之因起為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為子楚
欲以釣奇索隱曰釣者以取魚喻也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
期時索隱曰譙周云人十月生此過二月故生子政子
政

萬曆二年刊
史記卷六十五
三十一
附高四百五十八

楚遂立姬為夫人。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齕圍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歸。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國君立為王，華陽夫人為王后，子楚為太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歸秦。秦王立一年，薨，謚為孝文王。太子子楚代立，是為莊襄王。莊襄王所養母華陽后為華陽太后，真母夏姬，尊以為夏太后。莊襄王元年，以呂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索隱曰：下文尊為相國，按百官表云：皆秦官。金印紫綬，掌丞天子，助理萬機。秦著左右高帝署。食河南洛陽一後又更名相國。哀帝時更名大司徒。

十萬戶。索隱曰：戰國策云：食藍田十二縣，而秦本紀：莊襄王元年，初置三川郡。地理志：高祖更名河南。此秦代而曰河南者，史記後作據漢郡而言之耳。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

立為王，尊呂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呂不韋。不韋家僮萬人，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索隱曰：八覽者，有始、慎、大、先、開、春、慎、行、貴、直、不、苟、以、順、土、容、也、十、二、紀、者、也、六、論、者、也、記、十、二、月、也、其、書、有、孟、春、等、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

萬曆三年刊
史記卷六十五
易文五百三十三

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日懸金市門無能增損者蓋秦勢然耳楊雄乃云恨不始皇生其時手載其金而歸吾家子雲老不曉事如此帝益壯太后淫不止呂不韋恐覺禍及已乃私求大陰人嫪毐以為舍人時縱倡樂使毒以其陰關桐輪而行正義曰以桐木為小車輪令太后聞之以啗太后太后聞果欲私得之呂不韋乃進嫪毐詐令人以腐罪告之正義曰腐音輔謂宮刑不韋又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事中太后乃陰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鬚眉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絕愛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詐卜當避時

徙宮居雍按即下文所遷者嫪毐常從賞賜甚厚事皆決於嫪毐嫪毐家僮數千人諸客求宦為嫪毐舍人千餘人始皇七年莊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華陽太后與孝文王會葬壽陵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故夏太后獨別葬杜東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索隱曰宣帝元康元年起杜陵漢舊儀武昭宣三陵皆三萬戶計去此一百六十餘年也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即薨以子為後說苑曰毒與侍中左右貴臣博飲酒醉爭言而聞瞋曰大叱曰吾乃皇帝假父也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國呂不韋九月夷嫪毐三

族殺太后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索隱曰說苑云遷太后咸陽宮

地理志雍縣有咸陽宮秦昭王所起也諸嫪毐舍人皆沒其家而遷之蜀

王欲誅相國為其奉先王功大及賓客辯士為游說者

衆王不忍致法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及齊人

茅焦說秦王秦王乃迎太后於維歸復咸陽徐廣曰入南宮而

出文信侯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

文信侯秦王恐其為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

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

屬徙處蜀呂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而死徐廣曰十二年

駟案皇覽曰不韋冢在河南洛陽北邙道西大冢是秦也民傳言呂母冢不韋妻先葬故其冢名呂母冢

王所加怒呂不韋嫪毐皆已死乃皆復歸嫪毐舍人遷

蜀者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謚為帝太后索隱曰王劭云秦不用謚法此

蓋號耳與莊襄王會葬茝陽徐廣曰一作芷陽

太史公曰不韋及嫪毐貴封號文信侯索隱曰文信侯不韋封也嫪毐

封長信侯上文已言不韋封此贊中言人之告嫪毐

聞之秦王驗左右未發上之雍郊毒恐禍起乃與黨謀

矯太后璽發卒以反斬年宮發吏攻毒毒敗亡走追斬

之好時遂滅其宗而呂不韋由此絀矣孔子之所謂聞

者其呂子乎論語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終 史記八十五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史記八十六

曹沫者魯人也

索隱曰沫音亡苟反左氏穀梁並作曹樹

以勇力事魯莊公

莊公好力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

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

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

曰七音比劉氏云短劍也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

曰齊疆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

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

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

公怒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

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魯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索隱曰專字亦作刺音同左傳係專設諸地理志臨淮有堂邑縣

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胥既見吳

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

楚。而負言伐楚。欲自為報私讎也。非能為吳。吳王乃止。

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

未可說以外事。謂伐楚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之父曰

吳王諸樊。王維禎曰光之父以下乃逆叙光有內志之由是變化顛倒不拘常體諸樊弟

三人。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子札。諸樊知季子札

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于季子札。諸樊

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昧。夷昧死。當傳季子札。季子

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昧之子僚為王。公子光曰。使

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當立。故

嘗陰養謀臣以求立。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

平王死。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伐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

將兵圍楚之潛。索隱曰屬音燭左傳作掩餘屬庸使延陵季子於晉。以

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

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

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索隱曰：左傳直云王無若我何，則是專諸諸度僚可殺，太史公採其意，且加以兩弟將兵外困之辭，而服虔杜預見左氏下文云：我爾身也，以其子為卿，遂強解謂專諸欲以老弱托光義，非九懼。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徐廣曰：窟一作空。索隱曰：僚之十年，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鉞，酒既酣，公子光詳為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置匕首於魚炙之腹中而進之。徐廣曰：炙一作鮓。既至王前，專諸

擊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為王。是為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為上卿。其後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徐廣曰：闔閭元年至三十，皆滅智伯六十二年。豫讓者，晉人也。索隱曰：案此傳皆約戰國策文。故晉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索隱曰：案智伯，襄子瑤也。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索隱曰：案大宛傳曰：匈奴破月支王，以其頭為飲器。裴氏註彼引韋昭云：飲器，押榼也。晉灼曰：飲器，虎子也。皆非押榼所以盛酒耳。非用飲者。晉氏以為棄器者，以韓子豫讓遁呂氏春秋並云：襄子漆智伯頭為溲杯，故也。豫讓遁

萬曆三年刊

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已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為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為厲。音賴。索隱曰。賴惡之。多患瘡。腫若賴病。吞炭為啞。策云。漆身為厲。滅鬚去眉。以變其音。為乞食人。其妻曰。狀貌不似吾夫。何其音之甚相類也。讓遂吞炭。以變其音也。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

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為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為所欲。顧不易邪。索隱曰。欲謂因得殺襄子。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為者極難耳。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為之報。

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嘆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爲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爲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索隱曰：戰國策云：衣盡出血，襄子迎車申輪未周而亡。按：今國策無此文，索隱或別有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

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爲涕泣。其後

四十餘年，而軹有聶政之事。自三晉滅智伯至殺俠累五十七年。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索隱曰：地理志：河內有軹縣，深井里名。按此段全用

策。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爲事。久之，濮陽嚴仲子

事韓哀侯。索隱曰：高誘曰：嚴遂字仲子，案表聶政殺俠累在列侯三年。列侯生文侯，文侯生哀侯。此

更三代，哀侯六年爲韓嚴所殺。今言仲子事哀侯，與韓

相俠累有郤。索隱曰：俠音古狹，反。累音力追，反。案戰國策：俠累名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

害也。嚴遂舉韓傀之過，韓傀叱之於朝。嚴仲子恐誅亡

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

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

自暢索隱曰案戰國策作觴為得聶政母前酒醢嚴仲子奉黃金百
鎰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
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
以旦夕得甘毳索隱曰音脆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
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
眾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為夫
人糲糲之費正義曰糲米也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
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
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
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

死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
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
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
子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
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
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
政將為知己者用唐順之曰須收此一段乃見政心事乃遂西至濮陽見
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
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為誰請得從事焉嚴仲
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

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索隱曰。言將人多。往殺俠累。後有破生擒而事泄也。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讎。徐廣曰。一作難。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戰國策曰。聶政刺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索隱曰。皮面謂以刀刺其面皮。欲令人不識。決。遂

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一作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屍而縣之。千金乃於邑。索隱曰。劉氏云。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屍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汚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爲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汚之中。而交

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徐廣曰：恐其姊從坐而死。索隱曰：從音蹤。正義曰：政本為仲子不令漏泄以絕其蹤。迹非為姊也。妾其奈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董份曰：政猶春秋閻刺客常事。然已謂烈若姊則尤奇。故叙次獨詳。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索隱曰：濡潤也。人性濕潤則必能含忍。故云濡忍。重猶惜也。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僂於韓市者。按：自鄉使而下四句一氣不可斷。只作一句看。謂政知其姊必如此。未必以身許仲子也。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荊軻之事。正義曰：按年表從始皇二十三年至哀侯六年二百四十四年。

荊軻者衛人也。索隱曰：此傳約戰國策而亦別記異聞。其先乃齊人。徙於

衛。衛人謂之慶卿。索隱曰：軻先齊人。齊有慶氏。則或本姓慶。春秋慶封其後改姓賀。此亦至

衛而改姓慶。爾荆慶聲相近。故隨在國而異其號也。卿者時人尊重之號。而之燕。燕人謂之

荊卿。荊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

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荊軻嘗游

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荊軻出。人或言復

召荊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

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荊卿則已駕而去。榆次

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索隱曰：攝猶整也。謂

不稱已意因怒荆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
視以攝整之也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
索隱曰魯姓句踐名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
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
索隱曰有弦用竹擊之取以為名正義漸音于廉反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
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
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
徐廣曰飲酒之人然其為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
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
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
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

立為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
怨而亡歸歸而求為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
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
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唐順之曰
全以問答代敘事秦地徧天下威脇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
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穀
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
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
索隱曰批謂觸擊之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
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

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索隱曰：元人寒甚則心戰恐懼，亦戰今以懼譬寒言可為心戰。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索隱曰：振救也。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索隱曰：戰國策購作講，講和也。其後廼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懼音昏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

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鷓鷯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為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却行為導，跪而蔽席。徐廣曰：蔽一作撥。索隱曰：蔽音疋，結反，拂也。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荊卿可使也。正義曰：燕太子

云田光答曰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肝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荆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

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索隱曰案無父稱孤時燕王辭或諸侯嫡子時亦借稱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

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索隱曰。闕。視也。言以利誘之也。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驚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

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

順適其意。索隱曰。燕丹子曰。軻與太子遊東宮池。軻拾瓦投龜。太子捧金丸進之。又共乘千里馬。軻曰。馬肝美。即殺馬進肝。太子與樊將軍置酒於華陽臺。出美人能鼓琴。軻曰。好手也。斷以玉盤盛之。軻曰。太子遇軻甚厚。是也。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

收入其地。進兵北畧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

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

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

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

燕督亢之地圖。索隱曰。地理志。燕有督亢亭。秦獻秦王。秦王必說。

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

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

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為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搃其胷徐廣曰搃音張鷟切○索隱曰搃謂以劍刺其胷也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搃腕而進徐廣曰腕一作指○索隱曰腕音烏亂反字書作寧掌後曰腕勇者奮厲必先以左手扼右腕

也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索隱曰切齒齒相磨切也腐爛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徐廣曰徐一作陳○索隱曰徐姓夫人名謂男也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索隱曰淬澌也音忽潰反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言以匕首試人人血出足死也乃裝為遣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不敢忤視索隱曰忤者乃令秦舞陽為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治行項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

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愴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賦如郡縣。而得奉

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揜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索隱曰。室謂鞘也。正義曰。燕丹子云。左手揜其室。秦王曰。今日之

事從子計耳乞聽瑟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曰羅縠單衣可裂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王於是奮袖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超屏風走之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索隱曰諸郎中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索隱曰王帶劍上長拔之不出室欲王推之於背令前知易拔故云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擲秦王索隱曰持蓋

反不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得約契以報太子也董份曰曹沫之劫桓公亦欲背之信義服天下故也若秦之狠詐其平居尚不能守誓約而況深之以怨怒雖生劫之彼其得解而誅軻滅燕必矣軻之愚如此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

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索隱曰：水名在遼東。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為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徐廣曰：縣名，今屬鉅鹿。索隱曰：庸保，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索隱曰：約謂貧約，既為庸保，常畏人，故云畏約。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

其善者，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徐廣曰：互以為客。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矐音海，各反。索隱曰：以馬屎燻令失明。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索隱曰：案劉氏云：以鉛為挺，著筑中，令重以擊人。復進得近，舉筑扑秦王，帝扑擊也。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董份曰：軻傳有高漸離，即政傳有姊，皆天生絕奇也。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句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王維補曰：傳內蓋壽

萬曆二年刊
史記卷六十五
荆軻刺秦王
五十五

魯句踐高漸離田光鞠武樊於期蒙嘉夏無且凡八人安置先後咸有豚絡意味不可缺一。董份曰又句踐之言結傳未見軻之劍術未盡不然當建柱之時不能一決待既廢而憐之何其疎也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

也。索隱曰燕丹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許耳丹乃仰天歎烏頭即白馬亦生角風俗通及論衡皆有此說仍云廐門

木鳥生肉足也。太過。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

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自曹

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索隱曰較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明也。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終

史記八十六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史記八十七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

索隱曰地理志汝南有上蔡縣古蔡國六國時為楚地故曰楚上蔡

年少時為郡小吏。

索隱曰郡一作鄉劉氏云掌鄉內文書見吏舍廁中鼠

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

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

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

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欲西入

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

事。索隱曰言萬乘爭雄之時游說者可以立功成名當得典主事務也今秦王欲吞天下。

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騫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

斯觀鼠

之位而計不為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索隱曰禽鹿猶禽獸也。言禽獸但知視肉而食之。若子及蘇子曰人而不學譬之視肉而食。言不假游說取榮貴。即如禽獸徒有人面而能彊行也。

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正義曰言非士人之情。實力不能致此也。按斯志在富貴。故卒以敗。使其知足當不為。

趙高所求為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為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索隱曰胥人猶胥吏小人。也。去猶失也。幾者動之微。以言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小人不識動微之會。故每失時也。

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索隱曰言因諸侯有瑕釁則忍心而翦除。昔者秦穆

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尚眾。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為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由寵上驕除。徐廣曰驕。音掃。索隱曰言秦欲并天下。若效婦掃除寵上之不爭。不足為難也。

業為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為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為客卿。會

萬曆三年刊

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正義曰韓若秦兵而使水工鄭國間秦作注溉

渠令費人工不東伐也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

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索隱曰一切

斤無不切猶一例言盡逐之也言切者譬如利刀之割一運李

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揚慎曰逐客書反覆議論

論之詳矣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

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正義曰括地志

時游宋故求丕豹公孫支於晉索隱曰丕豹自晉奔秦

迎之十宋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

支正義曰括地志云公孫支岐州人游晉後歸秦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索隱曰秦本紀穆公用由余謀

霸西戎此都言五子之功故云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

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

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

地西并巴蜀索隱曰按惠王時張儀為相請伐韓下兵

果滅蜀儀死後武王欲通車三川令甘茂拔宜陽今並

云張儀者以儀為秦相雖錯滅蜀甘茂通三川皆歸功

於相又三川是北收上郡正義曰惠王十五年南取漢中

儀先請伐故也魏納上郡十五縣南取漢中

楚漢中取地六百里包九夷制鄢郢南取漢中

故楚鄢郢都又宜城縣云故鄢也正義曰夷東據成阜

謂并巴蜀收上郡取漢中伐義秦丹犁是也東據成阜

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

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

萬曆三年刊

九巴

三

五

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疆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正義曰。昆山在玉。國東北其岡出玉。有隨和之寶。正義曰。說苑云。昔斷疑其靈。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去。因號其處為斷蛇丘。歲餘蛇銜明珠徑寸。絕白而有光。因號隨珠。下和璧。始皇以為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徐廣傳國璽也。離駿馬名。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鄭玄曰。月令云。鼉皮可以冒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按秦王性好侈大。故動其心。此善說之術也。斯之陰詭。逢迎二世之欲。已兆于此矣。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

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馱馱。不實外廐。索隱曰。馱音決。馱雅曰。馱馱為獻。廣音提。周書曰。正北

以飾後宮。充下陳。索隱曰。下陳。猶後列也。晏子曰。娛心有二女。願得入身於下陳。是也。娛心

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

珥。索隱曰。宛音於阮。反。傅音附。宛者。謂以珠宛轉而裝其簪。傅者。謂以璣附着於珥。珥者。瑱也。璣是珠之不圓者。或云。宛珠。宛地之珠也。隨在。阿縞之衣。徐廣曰。齊漢水之南。宛亦近漢。故曰宛珠。阿縞之衣。徐廣曰。隨俗一

所出。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徐廣曰。隨俗一

而能隨俗也。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

鐃。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索隱曰。文云。甕。汲甕也。在瓦器。秦人鼓之以節樂。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索隱曰。昭一作

萬曆三年九月。史記卷八十一。胡官。五百五十八。

詔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甌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
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
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
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按反覆駁
雜至此斷
決有烏獲責育之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
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
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
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
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
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

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

索隱曰說文云齎持遺也

齊或為資
義亦通

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

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

怨。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

李斯官。

新序曰斯在逐中道上。上諫書達
始皇。始皇使人逐至醜邑得還。

卒用其計謀。

王別作主非是

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王為皇帝。以斯為丞
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
立子弟為王。功臣為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始皇三
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
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

弟功臣自為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謬其說，絀其辭，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辯白黑而定一尊。索隱曰：劉氏云：前時私語莫辨其真，今乃分別白黑也。秦始皇并六國，定天下，海內共尊立一帝，故云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

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為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治離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嘆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問巷之黔

首上不知其驚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

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索隱曰稅駕猶

解駕言休息也李斯言已今日富貴已極然未知向後吉凶止泊在何處也始皇三十七年

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抵琅邪丞相斯中車府令

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

以數直諫上使監兵上郡蒙恬為將少子胡亥愛請

從上許之餘子莫從辨上隱姓名遺秦將章即書曰李

也然則二世是秦始皇弟十八子此書在善文中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病

甚令趙高為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

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

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

餘羣臣皆莫知也李斯以為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秘

之置始皇居輜輳車中徐廣曰一作輜輳車百官奏事上食如故

宦者輒從輜輳車中可諸奏事文穎曰輜輳車如今喪

有應闢閉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之輜輳車也孟康曰如衣車

車也如淳曰輜輳車其形廣大有羽飾也趙高因留所

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

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立為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為

之奈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

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

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

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訕於口。蓋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為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間巷布衣也。上幸擢為丞相，封為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

索隱曰：斯言忠臣之節本不避死言已今日亦庶幾。

就別作龍

盡忠不避死也。按庶幾謂貪生幸利也。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視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索隱曰：水搖者謂水泮而動也。是春時而萬物皆生也。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子，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身死而戮；紂殺親戚，不聽諫者，國為丘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為謀。索隱曰：言我今日猶是人，道守高曰：上順豈能為逆謀。故曰安足為謀也。

萬曆二年刊 已巳年刊 卷之二 四百七十三 列士

史記李斯及傳二十一
九
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爲寒心。善者因禍爲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安託命哉。唐順之曰。歎鼠之情。于此畢露。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於是乃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

書直言誹謗我所爲。以不得罷歸爲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爲人子不孝。其賜劔以自殺。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爲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爲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於陽周。徐廣曰。屬上郡。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

以別作已

發喪太子立為二世皇帝。以趙高為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以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按載趙高言於斯傳中見同惡相濟也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為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按恬傳恬後殺死毅未嘗將兵此必誤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且

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按此所謂攬權者古今奸人未有不以是愚其君者也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群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為法律。於是群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死於杜。索隱曰：此音宅與磔同古今字異耳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

萬曆三年刊 卷之七 七 應李四百五七

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廐之寶馬
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為人子不孝為人臣不忠
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鄴山之足唯上
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為急
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
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
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歛愈重戍徭無
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
立自置為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却李斯數欲請間諫
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

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

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

之食索隱曰糲音即葛反粢者稷也糲者麩粟飯也藜藿之羹飯土匭徐廣曰一作坩

啜土釧雖監門之養不敵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

九河曲九防決濟水致之海徐廣曰致一作放而股無胝胝膚

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于會稽臣

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若

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

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

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已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

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為之奈何？按秦紀亦載此文，而闕不及整頓處。李斯子由為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已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謂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索隱曰：督者察也，察其罪責之以刑罰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

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

天下而不恣睢，索隱曰：恣音資，二反。睢音呼季反。命之

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

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

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

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

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

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

也。凡古之所為尊賢者，為其貴也；而所為惡不肖者，為

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

所為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索隱曰：格，強悍也。虜，奴隸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楊慎曰：罰之加焉，必也。六字而三助語文。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正義曰：棄灰，於道者，黜也。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索隱曰：言其少也。庸人，非釋者，謂庸人見則取之，以其罪輕也。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索隱曰：爾雅云：鑠，美也。搏，猶攫也。取也。凡鳥翼擊物必轉足取攫，故人取物亦云搏也。按鑠疑作鎔，鑠之鑠，火銷金也。下文隨手刑，即謂傷爛。若曰美金，則盜跖不搏於義難通。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

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為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許慎曰：樓季，魏文侯之弟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詩云：羊羶首毛傳曰：牂，羊也。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壑之勢異也。索隱曰：峭，峻也。高也。壑，音漸。以言峭峻，則難登。平壑則易涉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為天下役

何事哉可不哀邪。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夫。諫說論理之臣開於側則流漫之志誦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索隱曰拂世言與世情乖戾。摩俗言使從已也。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

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脩商君之法。法脩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為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群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後生不能加也。書奏二世說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眾者為忠臣。二世曰若

急下別有益字

此則可謂能督責矣。按兩載二世語見用斯說以亡秦不獨高也初趙高為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群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按秦之亡在此數語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為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

之物臣欲諫為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為君候上間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謂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間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索隱曰謂以我勿故趙輕我也一云固陋也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

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為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轂抵優俳之觀。禮應劭曰：戰國之時，稍增講武之名，曰角抵。角抵者，角材也。抵者，相抵觸也。文穎曰：案秦名此樂為角抵，兩兩相當，角力角伎，藝射御，故曰角抵也。駟案轂抵，即角抵。李斯不得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按疑即易陰言勢相近，均敵也。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其年

遂劫其君。田常為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即弑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為韓安相也。索隱曰：玘亦作起，並音怡。韓無悼公或鄭之嗣君。陛下不圖，臣恐其為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

史記李其及在二十一
下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為人精廉彊力，
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
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按列勢
謂疑也。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
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
欲為田常所為。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
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居圜中，仰天而嘆曰：嗟乎！
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為計哉！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
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
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

世之無道過于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
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殺忠臣而貴賤人，
作為阿房之宮，賦歛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
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
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昆弟，不
顧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為宮室，厚賦天下，不愛
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
心尚未寤也，而以趙高為佐，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游
於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
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

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爲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狹隘。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脩甲兵。飾政教。官闢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爲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彊。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脩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尅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

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歛。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爲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徵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妄爲反辭。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

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為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為惑乃召太卜令卦之楊慎曰卦之用字好吳越春秋亦有此句法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於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壻咸陽令閻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

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日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群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即因劫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三高自知天弗與羣臣弗許乃召始皇弟授之璽徐廣曰一本曰授之璽秦本紀云子嬰者二世之兄子也子嬰即位患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之夷其三族子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徐廣曰適音敵子嬰與妻子自係其頸以組降軹道旁沛公因以屬吏項王至而斬之遂以亡

萬曆三年刊
史記李其死傳三
卷之六
黃星三言

天下

按詳秦事者所以罪斯之亡秦也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邵列矣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終

史記八十七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史記八十八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驁自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秦莊襄王元年蒙驁為秦將伐韓取成臯滎陽作置三川郡二年蒙驁攻趙取三十七城始皇三年以驁攻韓取十二城五年蒙驁攻魏取二十城作置東郡始皇七年蒙驁卒驁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嘗書獄典文學索隱曰謂恬嘗學獄法逆作獄官文學始皇二十三年蒙武為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虜楚王蒙恬弟毅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為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為內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

一作制險非是

衆止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
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徐廣曰五原西
山陰山在河南逶蛇而北。募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
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
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
為內謀。名為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趙高者
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徐廣曰為宦
劉氏云蓋其父犯宮刑。妻子沒為奴婢。妻後野合。其母
則生子皆承趙姓。並宮之故云。兄弟生於隱宮也。其母
被刑。傳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於獄法。舉以為中
車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

車

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
高之敦於事也。徐廣曰敦一作傲赦之。復其官爵。始皇欲游天
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漚
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
稽。並海上。北走瑯邪。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按蒙
沙丘斯高謀必不成。遣始皇至沙丘崩。秘之。群臣莫知。
是時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軍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
幸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為已也。因有
賊心。乃與丞相李斯。少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為太子。太
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

萬曆三年刊 史記卷六十八 二 二百六十二 六

恬疑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會
人為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趙
高恐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殺還至。趙高因為胡亥忠
計。欲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
而毅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
索隱曰。愈一作俞。俞即踰也。首。史謂以臣愚意。不若誅
知太子賢而踰久不立是不忠也。之。胡亥聽而繫蒙毅於代。前已囚蒙恬於陽周。喪至咸
陽。已葬。太子立為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
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
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荊軻之謀。而倍秦之

主別作王

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此三君者。皆
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
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為不可。臣聞輕慮者
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誅殺忠臣而立無節
行之人。是內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鬪士之意離也。臣
竊以為不可。楊慎曰。子嬰知蒙恬之任。而能進諫。後卒
未世不幸。蓋與劉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
令蒙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為不
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
對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則臣少官。順幸沒世。可謂

知意矣。索隱曰：蒙毅言已少事始皇，願言盡以臣不知。

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諸公子，絕遠。臣無

所疑矣。夫先王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

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以避死也。為羞累先王之

名，願大夫為慮焉。使臣得死，情實且夫順成全者，道之

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

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楊慎曰：觀此百里

真少恩哉。繆之謚，非美比，又可證。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

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為大失，而天下非

之，以其君為不明，以是籍於諸侯。劉氏云：諸侯皆

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無辜。惟大夫留心，使

者知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遂殺之。二世又遣使者

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

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

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自知必死，

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王也。昔周成王

初立，未離襁緥，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

病，甚殆，公且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

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

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為亂久矣。王若不備，必

卒別作平

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詔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為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索隱曰。參謂大夫欲參伍更議。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亂。徐廣曰。一作辭。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則身死國亡。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也。索隱曰。此故曰者。必先志有此言。諫可覺則其振者救也。然語亦倒以言前人受過乃可救也。察於參伍。上聖之法也。此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為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

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矣。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夷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終
史記八十八
萬曆三年刊
史記蒙恬列傳云
卷一百八十九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史記八十九

索隱曰張耳吳芮勢侔楚漢位埒齊韓俱懷從沛之心咸享普河之業爵在列侯之上家傳累代之基長沙既曰令終趙王亦謂善始並可列同世家焉

張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為客張耳嘗

亡命游外黃索隱曰晉灼曰命者名也謂脫名籍而逃

故以迷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劉辰翁曰去

抵父客如淳曰父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

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為請決嫁之張耳索隱曰謂女請

夫而嫁之張耳按卒為張耳是時脫身游揚慎曰脫

請決乃父客為之註誤張耳是時脫身游身游三字處備出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為

萬曆三年刊

一

鄧泰

五百

外黃令名由此益賢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張晏曰苦陘漢章帝改曰

漢昌。索隱曰中山地理志屬中山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為刎頸交。秦之滅

大梁也。張耳家外黃。高祖為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

數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

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為

里監門以自食。張晏曰監門里正衛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笞

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徐廣曰一作攝使受笞。唐順之曰此已識二人成

及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

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

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索隱曰按門者即餘耳也。自以其名而號

今里中許更別求也陳涉起。斬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

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即大喜。

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堅執銳。率士卒

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為王。且夫監

臨天下諸將。不為王不可。願將軍立為楚王也。陳涉問

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為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

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

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

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
樹黨。為秦益敵也。按此首事。第一妙策。敵多則力分。與眾則兵彊。
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
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
天下解也。陳涉不聽。遂立為王。陳餘乃復說陳王曰。大
王舉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
其豪桀及地形。願請奇兵北畧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
善陳人武臣為將軍。邵騷為護軍。以張耳陳餘為左右
校尉。予卒三千人。北畧趙地。武臣等從白馬渡河。至諸
縣。說其豪桀曰。秦為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

北有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索隱曰。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揚州。五嶺。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歛。服虔曰。吏到其家。箕歛。人人頭數。出穀以
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
方二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為怒。人自為鬪。各報其怨。而
攻其讐。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師古
日言張建大楚之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
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
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
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桀皆

萬曆三年刊 史記卷六十五 留侯世家 三 列見四百七十九

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為武信君下趙十

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

按通本名徹說范陽令曰范陽令曰何以吊之對曰秦法

吊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吊之對曰秦法

重足下為范陽令十年矣殺八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

足黔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刃公之

腹中者徐廣曰傳音藏李奇曰東畏秦法耳今天下大

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

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

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

武信君可轉禍為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

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

為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

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

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

先天下降畏君以為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

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

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今

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

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

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却。蘇林曰：戲地名，却兵退也。又聞諸將為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用其策，不以為將，而以為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蕘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廣曰：方言云介，特也。師古曰：介，隔也。音如字。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脫於禍，又不如立其兄弟。按此語言也。言即免禍。陳王且立其兄弟，或趙後不予武臣也。不即立趙後將軍毋失時，時間不容息。武臣乃聽之，遂立為趙王，以陳餘為大將。

軍張耳為右丞相，邵騷為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按房君勸陳王賀趙，即張良說高祖封齊也。然而有應有不應者，高祖之度不足以包信而陳王之知不足以服兩人也。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

略常山張鷹略上黨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為燕王趙
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畧地燕界趙王聞出為燕軍所得
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
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所養卒謝其舍中曰如淳曰廝
賤者也公
羊傳曰廝役也養常昭曰折薪為廝炊烹為養晉灼曰
以辭相告曰謝也。索隱曰謂其同舍中之人也漢書
作舍吾為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
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
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
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
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

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張安曰言不用兵革也
也。古曰箠馬也此亦各
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可同日
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
臣為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
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為求趙王實欲燕
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况以兩賢王
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以為然乃歸
趙王養卒為御而歸按秦卒甚奇太史公載之亦備
至為御而歸想見其時亦稱快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良略太原索隱曰
地理志至石邑屬常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人遺李良

石一作后恐非

書不封

張晏曰欲其漏泄君臣相疑

曰良嘗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

趙為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乃還之邯鄲益請

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李良望見以為王

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駟謝李良李良素貴起

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

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為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

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

乃遂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邵騷趙人多

為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

有說張耳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獨立立趙後扶以

義可就功

張晏曰羈寄旅客也師古曰輔以義以名義自輔助也就成也

乃求得趙歇

徐廣曰正月也音烏轄反

立為趙王居信都李良進兵

擊陳餘陳餘敗李良李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

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

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

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

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

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

曆後澤正義音釋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為刎頸交今王與

耳且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為死

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為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廩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顧以為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張廩陳澤先嘗秦軍。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徐廣曰。三年十月也。章邯引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王離。涉間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欲張耳乃

得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廩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廩陳澤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以為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為重去將哉。索隱曰。按重訓。難也。或云重情也。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遂趨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郤。趙王欲復

二上別有十字

居信都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關漢元年二月項羽立諸侯王張耳雅游索隱曰鄭氏云雅故也韋昭云雅素然素亦故也雅游言慣游從故多為人所譽人多為之言項羽亦素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為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國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即以南皮旁三縣以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徐廣曰郡張耳之國陳餘愈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代縣張耳獨侯此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乃使夏說說田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為

立下別有以

并蔽田榮欲樹黨於趙以反楚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三縣兵襲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曰漢王與我有舊故而項羽又彊立我我欲之楚甘公曰文穎曰善說楚者甘氏也○索隱曰天官書云齊甘公執文志云楚有甘公未知孰是劉歆七畧云公一名德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彊後必屬漢故耳走漢徐廣曰二月也漢王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張耳謁漢王漢王厚遇之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為趙王趙王德陳餘立為代王陳餘為趙王勃國初定不之國留傳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

萬曆三年刊 史記長東列傳二 七 五百〇二李淮

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蒯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

持其頭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彭城西。陳

餘亦復覺張耳不死。即背漢。漢三年。韓信已定魏地。遣

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徐廣曰。三斬陳餘泜水上。徐

日在常山音。澤。○索隱曰。蘇林音。祇。晉灼音。邸。今俗呼

此水則然。按地理志。音。脂。則蘇音。為得。郭景純註。山海

經云。泜水出常山中。丘縣。追殺趙王歇。襄國。漢立張耳為趙王。徐廣

年十一月。馴案。漢五年。張耳薨。謚為景王。子敖嗣立為

趙王。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為趙王敖后。漢七年。高祖從

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裼蔽白上食。徐廣曰。裼。禮甚卑。

有子婿禮。高祖箕倨。甚慢易之。趙相貫高趙午等年

六十餘。徐廣曰。田叔傳云。趙相趙午等數故張耳客也。

生平為氣。乃怒曰。吾王辱王也。說王曰。夫天下豪桀並

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為王殺

之。張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

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口。

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

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

乃洿王為子。索隱曰。漢書作汗。今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

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索隱曰。謂

館舍壁中著要之置。常昭曰。為供置也。索隱曰。張晏

人欲為變也。要之置。常昭曰。為供置也。索隱曰。張晏

置下別有厨

置下別有厨

置下別有厨

置下別有厨

書作置厠者置人於複壁中謂之上過欲宿心動問曰
置厠厠者隱厠之處因以為言也
縣名為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
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
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為之
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轆
車膠致正義曰謂其車上著板四周如檻形膠密不得開逆至京師也與王詣長安治
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群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
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針為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
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劓徐廣曰丁
劣反○索隱曰按撥亦刺也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

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
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
士誰知者以私問之贊曰以私情相問中大夫泄公曰正義曰泄姓也
史有泄私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
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復與前徐廣曰復音翻按
人與以行○索隱曰編竹木如今變可仰視曰泄公邪
以冀除也郭璞三蒼注云篋舉土器泄公勞苦如生平驩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
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
王易吾親哉楊慎曰語顧為王實不反獨吾等為之具
道本指所以為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

萬曆三年刊
史記長安小傳
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赦趙王。上賢貫高為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脛，遂死。帝昭曰：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已出，以尚魯元故，封為宣平侯。索隱曰：常昭曰：尚奉奉事公主，小類云尚配也，易得尚于中行王弼亦以尚為配，恐非其義。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張王入關，無不為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為二千石。張敖高

后六年薨

關中記曰：張敖冢在安陵東。正義曰：魯元公主墓在咸陽縣西北。此次東有張敖冢與公墓在咸陽縣東。

子偃為魯元王，以母呂后女故。呂后封為魯元王，元王弱，兄弟少，乃封張敖他姬子二人，壽為

樂昌侯。徐廣曰：漢紀張敖傳曰：張敖之子侈為信都侯，壽封樂昌侯，食細陽之地，陽鄉也。

高后崩，諸呂無道，大臣誅之，而廢魯元王及樂昌侯。信

都侯孝文帝即位，復封故魯元王偃為南宮侯，續張氏

張敖謚武侯，張偃之孫有罪絕。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

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

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索隱曰：謂然諾相信，雖死不顧也。

及據國爭

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終 史記八十九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史記九十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為寧陵君。秦滅魏。遷咎為家人。陳勝之起王也。咎往從之。陳王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周市為魏王。周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周市為魏王。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立咎為魏王。漢翁曰。有讓千乘却齊趙。繼絕世。如周市者。惜其福。智不及。不然。豈不高視藉葦哉。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魏王乃使周市出請救於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索隱曰。索項它。楚將。田巴。齊將。章邯

萬曆三年刊 史記卷八十九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章邯破陳王

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咎爲其民約降。約定咎自燒殺。魏豹亡走楚。楚懷王予魏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項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豹爲魏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漢元年。項羽封諸侯。欲有梁地。乃徙魏王豹於河東。都平陽。爲西魏王。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魏王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敗還至滎陽。豹請歸視親病。至國。即絕河津。畔漢。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楚。未及擊。謂酈生日。緩頰往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戶封若。酈生說豹。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師古曰。白駒。日景也。隙。壁隙也。今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群臣如

罵奴耳。非有上下禮節也。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遣韓信擊虜豹於河東。傳詣滎陽。以豹國爲郡。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遂殺魏豹。

彭越者。昌邑人也。字仲。常漁鉅野澤中。爲群盜。陳勝項梁之起。少年或謂越曰。諸豪桀相立。畔秦。仲可以來。亦效之。彭越曰。兩龍方鬪。且待之。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爲長。越謝曰。臣不願與諸君少年彊請。乃許。與期旦日出會。後期者斬。索隱曰。旦出。時也。旦。日出也。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爲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

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乃令徒屬徒屬皆大驚畏越莫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陽止擊昌邑彭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彭越亦將其眾居鉅野中收魏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彭越眾萬餘人母所屬漢元年秋齊王田榮畔項王漢乃使人賜彭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楚命蕭公角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漢王二年春與魏王豹及諸侯東擊楚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於外黃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亦魏王咎從

弟也真魏後乃拜彭越為魏相國擅將其兵略定梁地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復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漢王三年彭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於梁地漢四年冬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彭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成皐自東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復為楚越將其兵北走穀城漢五年秋項王之帝走陽夏彭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穀十餘萬斛以給漢王食漢王敗使使召彭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為項籍所敗固陵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為之奈何留侯

曰齊王信之立非君王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為魏相國今豹死母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與此兩國約即勝楚雒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相國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齊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復得故邑君王能出捐此地許二人二人今可致即不能事未可知也於是漢王乃發使使彭越如留侯策使者至彭越乃悉引兵會垓下遂破楚五年項籍已死春立彭越為梁王都定陶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十年秋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至邯鄲徵兵梁王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

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為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王怒其太僕欲斬之太僕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覺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瓚曰扈輒勸越反而越請論不誅輒是反形已具如法上赦以為庶人傳處蜀青衣索隱曰蘇林云縣名今為臨邛西至鄭逢吕后從長安來欲之雒陽道見彭王彭王為吕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吕后許諾與俱東至雒陽吕后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吕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

漢曆三年刊史已見彭越傳三
四
易云五百令六

廷尉王恬開奏請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國除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稱孤

喋血乘勝日有聞矣徐廣曰一作啞。索隱曰音喋。喋猶踐也。然敵踐血而行。劉辰翁曰此語不可解。看上語意謂其與喋血乘勝日則有問身已為王彼時不反此時乃反如此下語最是用力處。意日字為讀聞字誤。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

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

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

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揚慎曰此贊曲折意甚奇能言亦其素意如此獨患無身耳五字極備雲蒸龍變人怪其度二字不可解意云度其故亮以此也。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終

史記九十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史記九十一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索隱曰地理志廬江有六縣布本姓英英國名也谷錄之後布以少時有人相云當刑而王故改姓黥以厭當之。秦時為布衣少年有客相之

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

王幾是乎徐廣曰幾一作豈。謂幾近也。人有聞者共俳笑之索隱曰謂眾共

以俳僂謂僂也。布已論輸麗山正義曰言布論大受麗山之徒

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迺率其曹偶亡之

江中為群盜索隱曰曹輩偶類也。陳勝之起也布迺見番君與其

眾叛秦聚兵數千番君以其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

呂臣軍布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滄波引兵而東

萬曆二年刊

史記卷九十一

易錄四百七十

一本作數千人

別無涉字

聞項梁定江東會稽涉江而西陳嬰以項氏世為楚將
廼以兵屬項梁渡淮南英布蒲將軍亦以兵屬項梁項
梁涉淮而西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項梁至壽聞陳
王定死廼立楚懷王項梁號為武信君英布為當陽君
項梁敗死定陶懷王徙都彭城諸將英布亦皆保聚彭
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使宋義為上
將范增為末將項籍為次將英布蒲將軍皆為將軍悉
屬宋義北救趙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為
上將軍諸將皆屬項籍項籍使布先涉渡河擊秦布數
有利籍廼悉引兵涉河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

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

眾也劉辰翁曰曰布常冠軍曰常為軍鋒曰楚兵常勝

其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夜擊坑章邯秦卒

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

軍遂得入至咸陽布常為軍鋒漢書作項王封諸將立

布為九江王都六漢元年四月諸侯皆罷戲下各就國

項氏立懷王為義帝徙都長沙廼陰令九江王布等行

擊之其八月布使將擊義帝追殺之郴縣漢二年齊王

田榮畔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

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

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謂讓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三年。漢王擊楚。大敗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謂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為我使淮南。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之。迺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因太宰主之。韋昭曰。主舍也。索隱曰。太宰掌膳食之官。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不見何。必以楚為彊。以漢為弱。此臣之所以為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

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乃言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板築。以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眾。身自將之。為楚軍前鋒。今迺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騷音掃淮南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撫萬人之眾。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

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師古曰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恃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臯。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索隱曰。徼謂邊境。亭。鄣。以徼繞邊。乘者登也。登塞垣而守。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張晏曰。羽從齊還。當經梁地。八九百里。適得羽地。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臯。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徐廣曰。恃一作罷。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

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況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方急責英布發兵。舍傳舍。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以構索隱曰。走成也。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索隱曰。走成也。

萬曆三年刊 史記卷之九十一 易菴四百四十二

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擊之耳於是殺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數月龍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王殺之故間行與何俱歸漢淮南王至上方踞牀洗召布入見布甚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於是廼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皐四年七月立布爲淮南王與擊項籍漢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遂舉九

江兵與漢擊楚破之垓下項籍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爲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廼以隨何爲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爲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布七年朝陳八年朝雒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徧賜諸侯

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布所幸姬疾，請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徐廣曰：賁音肥。姬數如醫家，賁赫自以為侍中，廼厚餽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王怒曰：汝安從知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一作驗淮南王。淮南王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廼赦

賁赫以為將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為之奈何？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為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漢書音義曰：疏分也。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言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者，其人有籌策之計，可問。上廼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謂上計？令尹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

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
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口勝敗
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
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卧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
令尹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
曰布故麗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
為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
索隱曰蓋關內侯也廼立皇子長為淮南王上遂發兵自將東擊
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
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

如薛公籌之東擊荆荆王劉賈走死富陵

正義曰故城在楚州盱眙

縣東

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間

索隱曰臨淮有

徐僮

僮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

素畏之且兵法諸侯戰其地為散地

正義曰魏武帝註孫子曰卒戀土地

道近而易敗

今別為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

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蘄西會甄

解見高紀

布兵精甚上廼壁庸城

鄧展曰地名也

望布軍置陳如項

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

為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

與百餘人走江南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哀王

徐廣曰哀

云成王臣吳芮使人給布偽與亡誘走越故信而隨之

之子也非哀王索隱曰番陽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正義曰英

州鄱陽遂滅黥布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封賁赫為期思

侯正義曰期思故城在光州固始縣界諸將率多以功封者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皐陶之

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索隱曰拔音反疾也項氏之

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為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

王亦不免於身為世大慘禍之興自愛姬殖妒媚生患

竟以滅國索隱曰論衡云妬夫媚婦則媚是妬之別名一云男妬曰媚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終 史記九十一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史記九十二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

擇為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

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張晏曰下鄉屬淮陰

昌作新昌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張晏曰未起食時

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諸

母漂韋昭曰以水擊絮為漂故曰漂母有一母見信饑飯信竟漂數十

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

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索隱曰劉德曰秦末多失豈

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

劍中情怯耳。眾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

徐廣曰：袴一作勝勝股也。音同。又云：漢書作跨同耳。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

伏。正義曰：俛音俯。按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

渡淮，信仗劍從之，居戲下。徐廣曰：戲一作麾。無所知名，項梁賂

又屬項羽，羽以為郎中，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漢王之

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徐廣曰：典客也。索隱曰：李奇云：楚

官名張晏曰：司馬也。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

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

竒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于上。楊慎曰：滕公盛

德又具眼人也在。蕭何前魏無知上。上拜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竒也。信

數與蕭何語，何竒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

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

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

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

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

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

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

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

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

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按何追信時，正高祖所甚

動心者當其心動。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時遂決之，故易入。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按以一亡校徒因何必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按以一亡校徒因何超拜大將，且殊禮，蓋其用人如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為大王

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嗜噍叱

咤，千人皆廢。索隱曰：嗜於噍，反噍為路，反叱昌栗反。咤，孟康曰：廢伏也。卓嫁反，或作叱。嗜噍，懷怒氣叱。咤，發怒聲。

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索隱曰：嘔音吁。漢書作姁。姁，鄧展曰：姁姁和好貌。

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劓弊

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

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

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

主，而自王善地。按此便有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

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

心故曰其疆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索隱曰：劉氏云：用東歸之兵擊秦，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疆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

而定也。索隱曰：傳檄謂為檄書，以責所伐者。按此對策，項王及民情俱深中。劉項興亡具數語中。

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間，以故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亦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其八月，以信為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漢書音義曰：益，張旌旗以疑敵者。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

從夏陽以木罌渡軍。徐廣曰：罌一作缶。服虔曰：以木為器。如罌，鏡以渡軍，無船且尚密也。師古曰：服說。是也。臨晉在同州朝邑縣界。夏陽在韓城縣界。襲安邑。

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索隱曰：劉氏云：夏陽舊無船，豹不備之而防臨。

晉耳今安邑被定魏為河東郡。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

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闕與駟案李奇曰：夏說代

相信之下，魏破代。漢軹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

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索隱曰：案地理志：常山石邑縣

井陘山在西又穆天子傳云至于趙王成安君陳餘聞

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

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

血闕與。喋，血解。見文紀。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

國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

爨。漢書音義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

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

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

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

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

臣之計，否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

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

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以罷極。

千下別有人字

萬曆三年刊 史記卷之九十一 卷之九十一 卷之九十一 卷之九十一 卷之九十一

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按廣武策變不至敗也，但由廣武策則信不能取勝若此。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漢書音義曰：傳，今軍中使發。選輕騎二千，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草山而望趙軍。如淳曰：草音葦，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如淳曰：小會，曰：殮言破趙後乃當長地會也。諸將皆莫信，詳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

先行出背水陣。正義曰：綿蔓水一名阜，將一名回，星自并州流入井陘界。信背水陣，即此水也。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詳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聞入之，後疾戰。劉向云：云彼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幟，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守，禽趙王歇。信乃令

萬曆三年刊 巳巳佳會天印專三 吳三 四百九十三

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將効首虜，休畢，賀。索隱曰：如淳云：効，致也。晉灼曰：因問，効，數也。鄭玄注：禮，効，猶呈見也。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按：信所以背水陳者，雖欲陷死地，以堅士心。其實料成安君守兵法而不知變也。故以諸將皆服後水誘之，使之爭戰趨利耳。此致人之術也。

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効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鄙下，身

死抵上。今將軍涉西河。正義曰：即同州龍門，河從夏陽度者。虜魏王禽夏

說，關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

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綸衣甘食。

索隱曰：綸，鄒氏音喻，美也。漢書作美衣，綸食。傾耳以待命者。若此，將軍之所

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罷之兵

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

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

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

竊以爲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

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爲將軍計，莫如案

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

驛兵。魏都賦曰：肴驛順時，劉達曰：驛酒也。索隱曰：劉氏依劉達作驛酒，謂以酒食養兵士也。案史記古

釋字皆如此，豈亦謂以酒食驛兵士乎。按此北首燕

上文已有休兵語，此驛字當依劉解不可一例。路。正義曰：首，音狩，向也。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正義曰：咫尺，八

長尺也。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誼言

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

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楊慎曰：立

片言以居要。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

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爲趙王，以鎮撫其國。漢

王許之，乃立張耳爲趙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趙王

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間。得黥布走入成皐。楚又復急圍之。六月。漢王出成皐。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脩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卧内。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漢高將將出。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奇如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文穎曰。謂趙人未嘗見發者。信引兵東。未渡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辨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

也。且酈生一士。伏軾韋昭曰。軾。今小車中隆起者。掉三寸之舌。下齊

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眾。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

河。齊已聽酈生。即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徐廣曰。齊南歷城縣。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已。乃亨之

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

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始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

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

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
降也。揚慎曰此策出廣武君上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
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
得何為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徐廣曰出東莞而東北流至北海都昌縣入海
韓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
擊龍且詳不勝還走。按兵法知彼知己信此策欺龍且之疎耳不然與人夾水陣水頓涸
而不知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
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
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皆虜楚
卒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

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為假
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
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且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
為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
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
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
假為乃遣張良往立信為齊王。徐廣曰四年二月徵其兵擊楚
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說齊王信曰天
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
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

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夫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為厚交為之盡力用兵終為之所禽夫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

張晏

曰郎中宿衛執戟之人也

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

上將軍印予我數萬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為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

張晏曰背貴

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

昨則大貴

萬曆三年刊

七

胡李四百五九

豪桀建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燦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鬪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二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張晏曰折衄敗也北奔北敗滎陽。傷成臯。張晏曰於成臯傷智也臣憤曰。謂軍折傷。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

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効愚忠。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正義曰止楚漢之戰。戰鬪故云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

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為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為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為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爭張騫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泝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為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楊慎曰。通似國策。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

張騫陳澤。按此言最深中。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烹。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畧。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

下欲持是安歸乎。楊慎曰揣摩親切發越慷慨夫勢在人臣之位而

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下韓信謝曰先生

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

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

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

斯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晉灼曰揚雄

問名盟為儋石卜石也蘇林曰齊人名小盟闕卿相之

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

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

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蟻之致螫正義音適騏驥之踟躕徐廣曰踟

一作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

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索隱曰鄒

氏吟音戶陰反又音琴。楊慎曰取譬反覆極人情所難言此文在漢初第一此言貴能行之

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

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

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詳狂為巫徐廣

曰一本遂不用蒯通蒯通曰夫迫於細苛者不可與圖大事拘於臣虜者固無君王之意說不聽因去佯狂也

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

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為楚

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張華曰漂母冢在泗口南

岸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為德不卒，召辱已之少年，令出袴下者，以為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此。項王亡將鍾離昧，家在伊廬。徐廣曰：東海胸縣有伊廬鄉。駟案：韋楚詔楚捕昧。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昔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昧計事，昧

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為盡良弓，燕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

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

楊慎曰程子云多多益善分數

明也按孫子曰治寡分數是也

注云郵曲為分什伍為數程子蓋取此

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

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

拜為鉅鹿守

徐廣曰表云為趙相國將兵守代也

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

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

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

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昧陛下必不

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

天下可圖也

歸有光曰陳豨事疑出告變之語考豨傳豨招致賓客為周昌所疑一時懼禍遂陷

大哉非素蓄反謀也且已部署而曠日待豨報陳豨素

信亦不知兵機矣此必呂后與相國文致之者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一年陳豨果反上自將

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第舉兵吾從此助公

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

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

索隱曰案晉灼曰楚漢春秋云

謝公也姚氏案功臣表云漢陽侯樂

說淮陰舍人告信反者未知孰是信囚欲殺之舍人

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

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

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強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

斬之長樂鍾室

正義曰長樂官懸鍾之室

信方斬之曰吾悔不用蒯

通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
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呂
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
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
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
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亨
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綱絕而維弛山東
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張晏曰以鹿喻帝位也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
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惟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

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眾漢力不能耳

又可盡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楊慎曰文字

緩者問信死亦何言是也有緩詞不可急者蒯通陳秦網是也漢書雖剪之使勁然出之者迫則聽之者不移此傳極似先秦則即為漢不得已寧疎勿密此史漢之分也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

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

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楊慎曰多見評者以

大者為贊不知贊在傳外且補所不足或寄類矣非必如後人書法與史評也假令韓信學道

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於漢家勳可以此

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

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淮陰王列傳第三十二終

史記九十二

韓王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

史記九十三

韓王信者

索隱曰楚漢春秋云韓王信都恐謬也諸書不言有韓信都。楊慎曰韓王信者盧縮者

二傳發端辭同例若此曰信

故韓襄王孽孫也

索隱曰何休注

公羊以為孽賤子

長八尺五寸

及項梁之立楚後懷王

也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後故立韓諸公子橫

陽君成為韓王欲以撫定韓故地項梁敗死定陶成犇

懷王沛公引兵擊陽城使張良以韓司徒降下韓故地

得信以為韓將將其兵從沛公入武關沛公立為漢王

韓信從入漢中迺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近地而王獨

遠居此此左遷也士卒皆山東人鼓而望歸及其鋒東

嚮索隱曰跋音企起踵也鄭氏云鋒軍也可以爭天下

漢書高紀直以漢王還定三秦此為淮陰侯語廼許信為韓王先拜

信為韓太尉將兵略韓地項藉之封諸王皆就國韓王

成以不從無功不遣就國更以為列侯徐廣曰元年十一月誅成駟案

漢書曰封及聞漢遣韓信略韓地廼令故項藉游吳時

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漢二年韓信略定韓十餘城

漢王至河南韓信急擊韓王昌陽城昌降漢王廼立韓

信為韓王徐廣曰二年十一月常將韓兵從三年漢王出滎陽韓

王信周苛等守滎陽及楚敗滎陽信降楚已而得亡復

歸漢漢復立以為韓王竟從擊破項藉天下定五年春

遂與剖符為韓王王潁川明年春徐廣曰即五年之二月駟案漢書曰六年

春上以韓信材武所王北近鞏以南迫宛葉東有淮陽

皆天下勁兵處廼詔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北備禦胡都

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李奇曰被音被馬匈奴數入晉

陽去塞遠請治馬邑上許之信乃徙治馬邑秋匈奴冒

頓大圍信索隱曰冒音墨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

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漢人書讓信信恐誅因與匈

奴約共攻漢及以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擊

破信軍銅鞮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與其將白土人

張晏曰白土立趙苗裔趙利為王復收

考云子衍

漢書卷九十四 韓彭張敖傳 文淵閣

信敗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

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正義曰廣武故城在代州鴈門縣界也至

晉陽與漢兵戰漢大破之追至于離石正義曰石州縣後復破

之匈奴復聚兵樓煩正義曰鴈門郡樓煩縣西北漢令車騎擊破

匈奴匈奴常敗走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上谷正義曰

高皇帝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

城上出白登服虔曰白登臺名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城旁之高也若丘陵也索隱曰姚氏案

北疆記乘乾河北有白登山冒頓圍漢高之所今猶有壘壁匈奴騎圍上上乃使人

厚遺闕氏闕氏乃說冒頓曰今得漢地猶不能居且兩

主不相厄居七日胡騎稍引去時天大霧漢使人往索

胡不覺護軍中尉陳平言上曰胡者全兵漢書音義曰言唯弓矛無

雜仗也請令疆弩傳兩矢外嚮索隱曰徐行出圍入平城

漢救兵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韓信為匈奴將

兵往來擊邊漢十年信令王黃等說誤陳豨十一年春

故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蘇林曰代地也距漢漢使柴將

軍擊之索隱曰應劭云柴武鄧展云柴奇皆灼云遺信

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畔亡而復歸輒復故位號不

誅也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韓

王信報曰陛下擢僕起閭巷南向稱孤此僕之幸也榮

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僕

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為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蠱無一罪身死亡。今僕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於世。此伍子胥所以償於吳也。今僕亡匿山谷間。且暮乞貸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韓王信。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頽當城。韋昭曰在匈奴地生子。因名曰頽當。韓太子亦生子。命曰嬰。至孝文十四年。頽當及嬰率其眾降漢。漢封頽當為弓高侯。地理志河間有弓高縣也嬰為襄城侯。索隱曰案服虔云縣名。功臣表屬魏郡。吳楚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傳子至孫。孫無子。失侯。嬰孫以不敬失侯。

徐廣曰表云嬰子澤之頽當孽孫韓媽。索隱曰音假曰貴幸。名富顯於當世。其弟說再封。數稱將軍。卒為案道侯。子代。

曾別作會恐非此言
韓增

徐廣曰歲餘坐法死。後歲餘說孫曾。徐廣曰長君之子也。索隱曰案博物志字拜為龍頽侯。續說後。索隱曰頽五格及又作頽季君也。拜為龍頽侯。續說後。音洛龍頽縣名。正義曰史記表。龍頽侯以爵金坐免。元封元年。擊東越有功。封案道侯。征和二年。孫曾復封。為龍頽侯。漢書功臣表云。武後元年。說孫曾紹封。龍頽侯。漢表是也。

盧縮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縮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如淳曰親謂父也及生男。高祖盧縮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

兩家。及高祖盧縮壯。俱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羊酒。高祖為布衣

時有吏事辟匿。盧縮常隨出入上下。及高祖初起沛。盧縮以客從入漢中。為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從。出入卧内。衣被飲食賞賜。群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盧縮。縮封為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漢五年冬。以破項籍。廼使盧縮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破之。七月。還從擊燕王臧荼。臧荼降。高祖已定天下。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欲王盧縮為群臣。歆望。索隱曰。歆望猶怨望也。及虜臧荼。廼下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以為燕王。群臣知上欲王盧縮。皆言曰。太尉尉長安侯盧縮。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詔許之。

漢五年八月。廼立盧縮為燕王。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漢十一年秋。陳豨反代地。高祖如邯鄲。擊豨兵。燕王縮亦擊其東北。當是時。陳豨使王黃求救匈奴。燕王縮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等軍破。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見張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為燕。欲急滅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為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陳豨。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即有漢急。可以安國。張勝以為然。廼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燕王縮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為者。

已上別本豨豨等二

燕王寤廼詐論他人脫勝家屬使得為匈奴間而陰使
范齊之陳豨所欲令义亡。晉灼曰使陳豨义亡畔連兵勿決漢十
二年東擊黥布豨常將兵居代漢使樊噲擊斬豨其裨
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所高祖使使召盧
綰綰稱病上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
燕王因驗問左右綰愈恐閉匿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
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后
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
及大功臣廼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
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降者言張勝

亡在匈奴為燕使於是上曰盧綰果反矣使樊噲擊燕
燕王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
病愈自入謝四月高祖崩盧綰遂將其眾亡入匈奴匈
奴以為東胡盧王綰為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
死胡中高后時盧綰妻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
燕邸為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不得見盧綰妻亦病死
孝景中六年盧綰孫他之。正義曰他徒何反以東胡王降。如淳曰為
東胡王來降也漢紀東胡烏丸也封為亞谷侯。徐廣曰亞一作惡正義曰漢表在河內
陳豨者宛胸人也。正義曰宛胸曹州縣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高祖
七年冬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廼封豨為列侯

徐廣曰功臣表云陳豨以特將卒五百人前元年從宛
 胸至霸上為侯以游擊將軍別定代已破滅荼封豨為
 侯陽夏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兵邊兵皆屬焉豨常告歸
 過趙趙相周昌見豨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
 滿豨所以待賓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豨還之代周昌
 乃求入見見上具言豨賓客盛甚擅兵於外數歲恐有
 變上乃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財物諸不法事多連引
 豨豨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丘臣所及高祖七年按此
 字誤作七高紀文甚明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豨稱病甚九月
 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為大王漢書作
 代王是劫略趙代上聞適
 赦趙代吏人為豨所誑誤劫略者皆赦之上自往至邯

鄲喜曰豨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為也趙相
 奏斬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其二十城上
 問曰守尉反乎對曰不反上口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
 為常山守尉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
 曰有四人四人謁上慢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伏
 上封之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
 徧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豨反邯鄲以北
 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魏武帝奏事曰今邊有小
 警輒露檄挿羽飛羽檄之
 意也案推此言則以鳥羽挿檄
 書謂之羽檄取其急速若飛鳥也未有至者今唯獨邯
 鄲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戶封四人以尉趙子弟按當豨
 反時郡

邑不支者皆危志而豪傑子弟尚持勝負而坐觀之
未有響應者故赦守尉以安諸郡邑之心使感激而奮
義封四人以慰子弟使鼓舞而效高皇大度見矣
曰王黃曼丘臣皆故賈人上曰吾知之矣迺各以千金
購黃臣等十一年冬漢兵擊斬陳豨將侯敞王黃於曲
逆下破豨將張春于聊城斬首萬餘太尉勃入定太原
代地十二月上自擊東垣東垣不下卒罵上東垣降卒
罵者斬之不罵者黥之更命東垣為真定王黃曼丘臣
其麾下受購賞之皆生得以故陳豨軍遂敗上還至洛
陽上曰代居常山北趙迺從山南有之遠迺立子恒為
代王孫廣曰十一年正月都中都代鴈門皆屬代高祖十二年冬

樊噲軍卒追斬豨於靈丘

按漢書陳豨併入盧縮事中

太史公曰韓信盧縮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微一時權變
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內見疑疆
大外倚蠻貊以為援是以日疏自危事窮智困卒赴匈
奴豈不哀哉陳豨梁人其少時數稱慕魏公子及將軍
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昌疑之疵瑕頗起
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夫夫計之生孰
成敗於人也深矣按陳豨拜鉅鹿守時淮陰已與約為
死諱則其與志實以濟懼禍而發

韓王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終 史記九十三

萬曆三年刊 已巳東坡刊傳三

一作事危恐非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史記九十四

田儋者狄人也

徐廣曰今樂安臨濟縣也。正義曰淄州高苑縣西北有狄故縣城。故齊

王田氏族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宗，彊能得人。

唐順之曰此文申似世家體。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

北至狄、狄城守。田儋詳為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誦殺

奴。服虔曰古殺奴婢皆當告官儋欲殺令故詐縛奴而以誦也。見狄令，因擊殺令，而

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務古之建國。儋、田氏

當王，遂自立為齊王。徐廣曰二世元年九月也。發兵以擊周市。周市

軍還去，田儋因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

於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齊王田儋將兵救魏。徐廣曰二年六月

萬曆二年刊 史記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卷之三十三 李坤二百二十五

走上二有東字

月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魏軍殺田儵於臨濟下儵弟田榮收儵餘兵走東阿齊人聞王田儵死廼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為齊王田角為相田間為將以距諸侯田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田榮之急廼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田榮怒齊之立假廼引兵歸擊逐齊王假亡走楚齊相角亡走趙角弟田間前求救趙因留不敢歸田榮乃立田儵子市為齊王徐廣曰二年八月榮相之田橫為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告趙齊發兵共擊章邯田榮曰使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廼肯出兵楚懷

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義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曰螻螿手則斬手螿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應劭曰螿一名虺螿人手足則割去其肉不然則致死索隱曰螿音芳伏反蓋音隴今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直手足戚也又音釋今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直手足戚也趙非手足之親按言恐害身則手足且不顧何故不殺今殺三田非直斬手足之戚也故云何故不殺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齟齬用事者墳墓矣索隱曰齟音蘇齬音齧非但害身墳墓亦發掘矣正義曰按秦重得志楚趙不聽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往救趙由此怨田榮項羽既存趙降章邯等西屠咸陽滅秦而立侯王也廼

萬曆三年刊

史記田儵列傳三十四

二

卷之四百八十八

徙齊王田市更王膠東治即墨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
入關故立都為齊王治臨淄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
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項羽立田安
為濟北王治博陽田榮以負項梁不肯出兵助楚趙攻
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王
項王既歸諸侯各就國田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
地而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田都亡走楚田榮留齊王
市無令之膠東市之左右曰項王彊暴而王當之膠東
不就國必危市懼迺就國田榮怒追擊殺齊王市於
即墨遂攻殺濟北王安於是田榮迺自立為齊王盡并

三齊之地項王聞之大怒迺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走

平原徐廣曰三年正月平原人殺項王遂燒夷齊城郭所過

者盡屠之徐廣曰立齊人相聚畔之榮弟橫收齊散兵

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徐廣曰假走而漢王率諸

侯敗楚人彭城項羽聞之迺釋齊而歸擊漢於彭城因

連與漢戰相距滎陽以故田橫復得收齊城邑徐廣曰四月

立田榮子廣為齊王而橫相之專國政無巨細皆斷

於相橫定齊三年漢王使酈生往說下齊王廣及其相

國橫橫以為然解其歷下軍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

齊初使華無傷田解軍於歷下以距漢漢使至迺罷守

戰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漢將韓信已平趙燕。用蒯通計度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齊王廣相橫怒。以酈生賣已而亨酈生。齊王廣東走高密。徐廣曰高相橫一作假走博陽。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與曹參破殺龍且。徐廣曰四年十一月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光。至博陽。而橫聞齊王死。自立為齊王。還擊嬰。嬰敗橫之軍於贏下。晉灼曰秦山贏縣也田橫亡走梁。歸彭越。彭越是時居梁地。中立。且為漢。且為楚。韓信已殺龍且。因令曹參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使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正義曰千乘故

城在淄州高苑縣北韓信遂平齊。乞自立為齊假王。徐廣曰漢因二月也而立之。後歲餘。漢滅項籍。漢王立為皇帝。以彭越為梁王。田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韋昭曰海中高帝聞之。以為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為亂。迺使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酈商為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為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高皇帝迺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迺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迺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橫迺與

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如淳曰四馬下足為乘傳。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廐置。應劭曰尸鄉在偃師壻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廼為亡虜而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壞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

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正義曰齊田橫墓在偃師西十五里崔豹古今注云薤露蒿里送哀歌也出田橫門人

橫自殺門人傷之而作悲歌言人命如薤上露易晞滅至李延年乃分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逝者歌之俗呼為挽歌既葬二

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廼大驚以田

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

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廼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兩人

韓信田橫。按史不為蒯通者善為長短說。索隱曰言通立傳乃論著于此。長則長說之短則短說之故論戰國之權變為八十一戰國策亦名曰短長書是也。

首漢書曰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項羽

萬曆二年刊

一作二首

生神仙家多傳之大抵英雄不得項羽不能用其策已
志而自放耳豈必羽化飛空哉
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田橫之高節
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無不善畫
者莫能圖何哉揚慎曰謂五百人皆至賢無不善於籌
畫者乃莫能圖謀以存其國何哉猶東
坡題田橫
墓詩意也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終

史記九十四

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史記九十五

舞陽侯樊噲者沛人也

正義曰舞陽在許州葉縣東

以屠狗為事與

高祖俱隱初從高祖起豐攻下沛高祖為沛公以噲為

舍人從攻胡陵方與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

索隱曰案監者秦時

御史監郡也豐下豐縣之下也

破之復東定沛破泗水守薛西

索隱曰謂破其

守於薛縣之西也

與司馬尼戰碭東

正義曰秦將章邯司馬

卻敵斬首十

五級賜爵國大夫

文穎曰郎官大夫也正義爵第六級也

常從沛公擊章

邯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

文穎曰即

公大夫

度常從從攻城陽先登下戶牖破李由軍斬首

十六級賜上間爵

孟康曰不在二十爵中如魏圭魏帛比也如淳曰呂氏春秋曰魏文侯東

城一作成

勝齊於長城天子賞文侯以上間爵。索隱曰漢書作開晉灼曰名通於天子也。從攻圍東郡守尉於城武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一人賜爵五大夫從擊秦軍出亳南。索隱曰案亳湯所都今河南偃師有湯亳是。河間守軍於扛里破之擊破趙賁軍開封北以卻敵先登斬侯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七人賜爵卿從攻破楊熊軍於曲遇攻宛陵。索隱曰地理志屬河南。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徐廣曰賜爵封而加美名以為而無邑。索隱曰小顏云楚漢之際權設寵榮假其位號或得邑地或空受爵從攻長社轅轅絕河津東攻秦軍於尸南攻秦軍於槃破南陽守齮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酈以卻敵斬首二十四級捕

虜四十人賜重封。張晏曰益祿也贊曰增封也。索隱曰小顏以為重封者兼二號蓋為得也。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按此不載諫止宮語似闕畧。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張晏曰酒酣也。師古曰飲酒之中也不醉不醒故謂之中。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肩蔽之。劉辰翁曰肩字妙若作屏字則項氏君臣疑伯矣。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鐵盾入到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立帳下。徐廣曰一本作帷下。瞋目而視皆皆出血。項羽目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

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盡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師古曰：時羽未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揚慎曰：此語可為載不相犯，最是奇。後若曰在某傳批。項羽默然。沛公如廁，麾樊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一馬與樊噲等四人步從。從間道山下歸，走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項羽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矣。是日微樊噲奔入營，請讓項羽。沛公事幾始。揚慎曰：跋一句於此精神出眼目。具此後人亦能而自子長發之。明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噲爵為列侯，號臨武侯，遷為

軍一作車

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索隱曰：案之西縣白水水名，出武都，經西縣東南流，言噲擊西縣之丞在白水之北耳。楊慎曰：從是在帝後，別是自行。雍輕車騎於雍南，破之。從攻雍，燧城，先登，擊章平軍，好時。索隱曰：案雍即扶風雍，昌縣，燧音台，即后稷所封，章平即章邯子。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郎中騎將。從擊秦軍騎壞東。正義曰：壞鄉在武卻敵，遷為將軍。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灌，廢丘，最。李奇曰：以水灌廢丘也。張晏曰：最功第一也。至櫟陽，賜食邑杜之樊鄉。索隱曰：案杜陵有樊鄉，三秦名子午，一名樊川，一名從攻項籍，屠煮棗。索隱曰：清河有煮棗城，小擊破王武程處軍。

萬曆三年刊
史記卷之五十三
胡亥五百三十二

於外黃攻鄒魯瑕丘薛。正義曰瑕丘兗州縣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正義曰平陰故城在濟陽東北以將軍守廣武一歲。項羽引而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虜楚周將軍卒四千人。圍項籍於陳。大破之。屠胡陵。項籍既死。漢王為帝。以噲堅守。戰有功。益食八百戶。從高帝攻反燕王。滅荼。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為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高祖攻反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至雲中。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豨。與曷丘臣軍戰。襄國破。柏人先

軍下右太上字

登。降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張晏曰殘有所毀也。噴曰殘謂傷也。遷為左丞相。破得揚慎曰降定擊破破得皆傷也。母卬尹潘軍於無終廣昌。正義曰在蔚州飛狐縣北。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破豨胡騎橫谷。正義曰谷音欲蓋在代。斬將軍趙既。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太僕解福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其後燕王盧綰反。噲以相國擊盧綰。破其丞相。抵薊南。索隱曰抵訓至一定燕地名。鄉邑五十一。益食邑二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八人。別破軍七。下城

萬曆三年刊 巳巳姓會 卷之三 四 五百六 劉士

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二人二千石已下至三百石十一人。噲以呂后女弟呂須為婦生子伉。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卒反時高祖嘗病甚惡見人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群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正義曰闥宮中小門。楊慎曰排闥有布衣之憂有骨肉之悲不獨似噲口語而二反四覆情詞俱竭直是寸長筆力至一絕字可諱可悟趙高一語更嗚咽而長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

起。其後盧縮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即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聞之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祖已崩。呂后釋噲使復爵邑。孝惠六年樊噲卒。謚為武侯。子伉代侯。而伉母呂須亦為臨光侯。楊慎曰亦為臨光侯筆高后時用事專權大臣盡畏之。伉代侯九歲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須嬖屬。索隱曰嬖音春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既立乃復封噲他庶子市人為舞陽侯。復故爵邑。市人立二十九歲卒。謚為荒侯。子他廣代侯。

六歲侯家舍人得罪他廣怨之乃上書曰荒侯市人病不能為人正義曰言不能行人道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他廣

他廣實非荒侯子不當代後詔下吏孝景中六年他廣

奪侯為庶人國除索隱曰案漢書平帝元始二年封曲周侯

勝起時商聚少年東西略人得數千沛公略地至陳留

六月餘正義曰謂沛公至陳留商起兵已六月也商以將卒四千人屬沛公

於岐索隱曰地名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沛公攻

緄氏絕河津破秦軍洛陽東從攻下宛穰定十七縣別

將攻旬關漢書音義曰漢中旬陽縣音詢定漢中項羽滅秦立沛公為

漢王漢王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將定

北地上郡破雍將軍烏氏索隱曰烏音於然反周類軍

柁邑索隱曰柁邑在幽州地蘇駟軍於泥陽徐廣曰駟一作驥

索隱曰北地縣名駟者龍馬也賜食邑武成六千戶

正義曰縣在華州鄭縣東以隴西都尉從擊項籍軍五月出鉅野與

鍾離昧戰疾聞受梁相國印益食邑四千戶以梁相國

將從擊項羽二歲三月攻胡陵項羽既已死漢王為帝

其秋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徐廣曰在燕趙之界

先登陷陣破荼軍易下卻蘇遷為右丞相賜爵列侯與

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五千戶號曰丞侯以右丞

相別定上谷。因攻代。受趙相國印。以右丞相趙相國別
與絳侯等定代。鴈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將軍已
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遂以將軍為太上皇衛一歲。七月
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以右丞相從高帝擊黥布。
攻其前拒。索隱曰拒音巨。劉氏引左傳有左拒右拒。徐
云一作和。和軍門也。漢書作前垣。小顏以為
除前所食。凡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
相大將各一人。小將二人。二千石已下至六百石十九
人。商事孝惠高后時。商病不治。文穎曰不其子寄字況
能治官事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

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乃使人劫酈商。令其子
況給呂祿。呂祿信之。故與出游。而太尉勃乃得入據北
軍。遂誅諸呂。是歲商卒。謚為景侯。子寄代侯。天下稱酈
況賣交也。班固曰夫賣交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
為功臣而又執劫雖推呂祿以安社稷。誼存
君親。孝景前三年。吳楚齊趙反。上以寄為將軍。楊慎曰
可也。傳無他
城十月。不能下。得俞音侯。樂布自平齊來。乃下趙城。滅
趙。王自殺。除國。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為夫人。蘇
曰景帝王皇
后母臧兒也景帝怒。下寄吏有罪。奪侯。景帝乃以商他
子堅封為繆侯。徐廣曰繆者夏
封邑名。謚曰靖續酈氏後。繆靖侯卒。子

康侯遂成立遂成卒子懷侯世宗立徐廣曰世一作他世宗卒

子侯終根立為太常坐法國除

汝陰侯正義曰汝陰即今陽城夏侯嬰沛人也為沛廐司御每送

使客還過沛泗上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

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高

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如淳曰為吏傷人其罪重也告故不傷嬰鄧

曰律有故乞鞠高祖自告不傷人。索隱曰案晉灼云獄結竟呼囚鞠語罪狀囚若稱枉欲乞鞠者許之也

嬰證之後獄覆索隱曰案韋昭曰獄辭翻覆也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

數百終以是脫高祖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嬰時

以縣令史為高祖使上降沛一日高祖為沛公賜嬰爵

七大夫以為太僕從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

以胡陵降張晏曰胡陵平所止縣何嘗給之故與降也賜嬰爵五大夫從擊

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破李由軍雍丘下以兵車趣

攻戰疾賜爵執帛常以太僕奉車從擊章邯軍東阿濮

陽下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珪復常奉車從擊

趙賁軍開封楊熊軍曲遇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

百五十人得印一匱因復常奉車從擊秦軍維陽東以

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徐廣曰今也驛案薛轉為滕公居曰今沛郡公丘漢

魯曰嬰為滕公因復奉車從攻南陽戰於藍田芷陽以

兵車趣攻戰疾至霸上項羽至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

高祖三年

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敗。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常蹶兩兒。欲棄之。嬰常收。竟載之。徐行。面雍樹。乃馳。服慶曰。高帝欲斬。面向樹也。蘇林曰。南陽人謂抱小兒為雍樹。面者大人。以面首向臨之。小兒抱大人頸。似懸樹也。按楊慎云。服說。是愚謂。依此。則不應下文。總說欲斬嬰者。十餘疑。蘇說。近之。蓋初載之。徐行。雍抱之。乃疾馳也。漢王怒。行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祈陽。索隱曰。孟鄉名也。漢書作祈楚。無其縣。復常奉車。從擊項籍。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氏。索隱曰。縣名也。地理志屬太原。漢王立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嬰以太

僕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以太僕從擊代。至武泉雲中。索隱曰。地理志。武泉屬雲中。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為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閼氏。冒頓開圍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向。卒得脫。益食嬰細陽千戶。索隱曰。地理志。汝南。復以太僕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以太僕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功為多。賜所奪邑五百戶。漢書音義曰。時有罪。過奪邑者。以賜之。以太僕擊陳豨。黥布。軍陷陳。卻敵。益食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為太僕。竟高祖崩。以太僕事孝惠。

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之間也乃
賜嬰縣北第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孝惠帝崩。以太僕
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
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為孝文
皇帝。復為太僕。八歲卒。謚為文侯。索隱曰案姚氏云三
在飲馬橋東大道南俗謂之馬冢博物志云公卿送嬰
葬至東都門外馬不行捨地悲鳴得石椁有銘曰佳城
嗟勝公居此室乃葬之子夷侯竈立。七年卒。子共侯賜
立。三十一年卒。子侯頗尚平陽公主。立十九歲。元鼎二
年。坐與父御婢姦罪。自殺。國除。
潁陰侯灌嬰者。唯陽販繒者也。正義曰今陳州南潁縣
西北潁陰故城是也

高祖之為沛公。略地至雍丘下。章邯敗殺項梁。而沛公
還軍於碭。嬰初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
於扛里。疾鬪。賜爵七大夫。從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戰
疾力。楊慎曰精神尤異
獨在數疾力字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
以西至雒陽。破秦軍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齧陽
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
爵執珪。號昌文君。沛公立為漢王。拜嬰為郎中。從入漢
中。十月拜為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
章邯於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
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他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

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索隱曰：謂食杜縣之平鄉。復以中謁者從。降

下。碭以至彭城。項羽擊大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

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張晏曰：秦將降為公。今反。從擊破之。攻

下黃。正義曰：故城在曹州考城縣東。西收兵軍於滎陽。楚騎來。魯漢王

乃擇軍中可為車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徐廣曰：重泉屬

馮翊。李必駱甲習騎兵。今為校尉。可為騎將。索隱曰：必甲二人名

也。姚氏案：漢紀桓帝延熹三年追錄高祖功臣。李必後黃門丞。李遂為晉陽關內侯也。漢王欲拜

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左右善

騎者傅之。如淳曰：傅音附。猶言隨從者。灌嬰雖少。然數力戰。乃拜灌

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

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餉道。起

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

右司馬騎將各一人。擊破柘公王武軍於燕西。徐廣曰：柘屬陳

武。索隱曰：案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李奇曰：樓煩縣名。其人善騎射。故以

名。射士為樓煩。取其美稱。未必樓煩人也。連尹一人。張晏曰：大夫楚官。擊王武別將

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以騎渡河南。送

漢王到雒陽。使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

遷為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以御史大夫

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

將卒虜車騎將軍華毋傷。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菑。

得齊守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贏博破其騎所將卒斬
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贏博破齊將軍田吸於
千乘所將卒斬吸東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於高密索隱曰留
縣令稱公旋其名卒斬龍且文穎曰所將卒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
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為
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
長身虜騎將一人攻博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僅取慮徐
索隱曰僅徐是二縣取慮是一縣名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項羽使項
聲薛公郊公徼定淮北嬰度淮北擊破項聲郊公下邳
斬薛公下下邳擊破楚騎於平陽索隱曰小顏云此平陽在東郡地理志太

山有東平陽縣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降留薛沛鄭蕭相攻苦
譙正義曰戶復得亞將周蘭與漢王會願鄉徐廣曰苦
從擊項籍軍於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騎
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
御史大夫受詔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
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
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渡江破吳郡長吳
索隱曰下有郡下此長即令也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
北凡五十二縣漢王立為皇帝賜益嬰邑三千戶其秋
以車騎將軍從擊破燕王臧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

還。剖符世世勿絕。食潁陰二千五百戶。號曰潁陰侯。以車騎將軍從擊反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受詔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相。破胡騎於武泉北。復從擊韓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曰胡名也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砭石。至平城。為胡所圍。從還軍東垣。從擊陳豨。受詔別攻豨丞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文穎曰特一之特也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正義曰盧奴定州安喜縣是攻下東垣黥布反。以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軍。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

誅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潁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國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崩。嬰以列侯事孝惠帝及呂太后。太后崩。呂祿等以趙王自置為將軍。軍長安。為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且入誅不當為王者。上將軍呂祿等聞之。乃遣嬰為大將。將軍往擊之。嬰行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呂誅呂氏事。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歸。

嬰亦罷兵自滎陽歸與絳侯陳平共立代王為孝文皇帝。楊慎曰定嬰之功不在絳侯陳平下此傳有焉孝文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黃金千斤。拜為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就國。嬰為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土郡。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往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乃罷嬰之兵。後歲餘嬰以丞相卒。謚曰懿侯。子平侯阿代侯。二十八年卒。子彊代侯。十二年彊有罪。絕二歲。元光三年天子封灌嬰孫賢為臨汝侯。續灌氏後。八歲坐行賕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為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

樊鄴滕灌列傳第二十五終

史記九十五

